

# 汪精衛的一生(一)

費雲文

「周公恐懼流言日，  
王莽謙恭下士時；  
倘使當年身便死，  
一生真偽有誰知？」

這是古人評論人物，重視晚節的感詠。所謂「蓋棺論定」；一生的善惡是非，最重要的是最後的事實表現。

汪精衛有瀟灑的儀態，雄辯的口才，犀利的文筆，謙和的風度。胡漢民談起汪的演說，曾表示：「出詞氣動容貌，聽者任其操縱，余廿年未見人演說過於精衛者」。而接待應對，處處都能表現他的親切與誠摯，祇要半小時的閒談，就能博得來人對他的好感。即使對他不滿的人，祇要與他晤談一次，往往會化除成見，對他油然而敬；他確有吸引人的天才與魔力。他的文筆，不但在與「保皇黨」論戰時發露鋒芒；而且當他因為行刺滿清的攝政王未遂被捕後，竟然以一篇洋洋灑灑的親供辭，使主持審辦的肅王，有憐才之意。而其：

「慷慨歌燕市，  
從容作楚囚；  
引刀成一快，  
不負少年頭。」

的詩句，更是錚鏘雄壯，膾炙人口。假使當年他眞的「引刀成一快」，以他的才華、事蹟，不但將成爲中華歷史上的節烈之士，留下光榮的一頁；而且一定會使人悼惜，懷念不已，成爲歌誦的好對象。

可是，當抗日戰爭最緊要的關頭，他却在上下一心、全面奮戰的情勢之下，以身爲中國國民黨副總裁、中央政治會議主席、國民參政會議長之尊，潛逃國外，與日敵勾搭，組織偽政權，背叛國家。

「奈何佳人竟作賊」？  
以「引刀成一快」開始，而轟動全國，留芳一時；最後竟然以漢奸首逆，客死敵國，遺臭萬年，眞是不可思議。何以至此？從下述他一生的經過中，自可得到答案，而且也最值得後人引爲警惕！

## 革命志士·長厚美名

汪精衛的祖籍，本是浙江紹興，因爲他父親省齋（名叔）于咸同之交，避太平軍之亂，由海道去廣州，在官府中做師爺；並且娶了當地的盧氏爲妻，於是定居廣州。盧氏生子名兆鏞後，病死。省齋再納吳氏爲妾，生三子，精衛最幼，名兆銘，號季新，字癸辛。

省齋生活雖不寬裕，但却重視「書香門第」

，兆銘從五歲開始，即入塾讀書。十四歲父母雙亡後，在長兄兆鏞督責嚴酷之下，奠定他國學的基礎，居然十七歲就當了塾師，十九歲中了秀才。廿一歲（一九〇三年）考取日本法政大學速成科官費生，東渡留學，一年半畢業，自費升入法政大學專科。

一九〇五年七月，國父赴日本，與黃興、宋教仁等合作，組織同盟會（中華革命同盟會）；汪兆銘參加了組織，被推選爲評議部的議長，（議員爲胡漢民、馮自由、朱執信；另執行部長黃興、司法部長宋教仁）成爲黨的重要幹部。是年十一月廿六日，同盟會出刊「民報」，鼓吹革命，並與當時尚頗具聲勢的「保皇黨」論戰；汪與胡漢民、廖仲愷、陳天華，都担任撰述；汪始以精衛爲筆名而行諸當世。

根據胡漢民的回憶，當時汪精衛係就革命與立憲的關係、中國民族的立場、何以必需革命等要點，多所闡發，反駁梁任公「保皇」主張；胡漢民與朱執信等，則解釋三民主義的時代需要，斥責梁任公祇代表新官僚的利益，而不知有民衆利益。結果，「民報」全勝，「保皇黨」的「新民叢報」被迫停刊，「保皇黨」也就在日本銷聲匿跡了。剛剛廿三歲的汪精衛鋒頭之健，可想而知了。清廷見革命黨聲勢日大，請求日本政府取締

，於是「民報」被迫停刊，陳天華自殺，汪與胡漢民隨 國父赴河內。

一九〇七年黃岡之役，余紀成起義成功，光復黃岡城。負責指揮的許雪秋，在香港和胡漢民接洽，承辦轉運軍械接濟黨軍的任務。可是當黨由日本密運槍械千桿抵達汕尾，等候下貨接駁時，許却毫無準備；運械船隻停留三天，許仍徬徨無措，適清兵艦隻駛來，該商船惟恐出事，乃駛往香港口岸。黃岡黨軍久候新械不至，再遭清軍反擊，遂告失敗。許自己無能債事，却往河內見國父與汪精衛，把全部責任推卸到胡漢民身上。

汪去電詰胡，胡見許如此虛誑無恥，殊為憤憤，乃將經過詳情函告汪精衛，且謂：「余向來作事，不願尋常千萬人之誣謗，惟憂二三知我者之不諒。許不足道，兄乃見疑，實非所料。」

汪受責難之餘，却能懇切的對胡加以忠告，於是復書有云：「同時已得各種報告，知許言皆誣，前亦非有所疑，特欲急得來書，以斥其謬耳。弟知人之明，素不如兄；故同志謂兄精明，而弟長厚。弟不願以長厚者入於糊塗鄉愿，亦企兄不以精明者流於刻薄寡恩。」

胡接到汪的回書，相當感慨；曾表示：「爾時精衛察言觀人，或不如我；而處事條理周密，我不如也，我露鋒芒，無精衛蘊藉，故時人有精明長厚之評……」

由此可知，當時黨人均以為汪是長厚之人。

河口之役失敗後，國父令汪、胡等在新加坡創辦「中興日報」，繼續鼓吹革命。後來，國父往歐洲，命胡返香港，密與黃興、趙聲、倪映典等謀廣州起義事，汪則前往日本東京。

汪精衛自河口失敗後，即有行刺刺攝政之事的決心，胡屢加規勸，不聽。赴東京後，胡再長函勸阻，力言暗殺無濟，應當致力於整個革命事業。汪不為所動，也報胡以長函，略謂：

「生平察事，自信不如兄；惟此事則如旋螺，弟已計劃到最末之點，更無疑義。兄主張軍事行動，無大款何以能舉，海外奔走，為效甚微；不有劇烈舉動，何以振起人心，弟又不長於軍事，既決心犧牲，只有惟所自擇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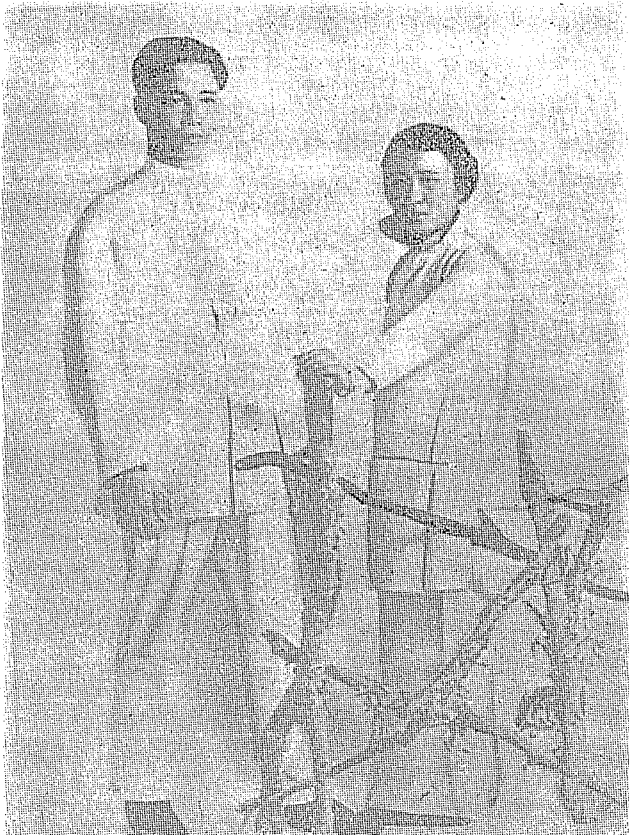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〇九年，汪在日本與黃復生、喻紀雲、曾醒、方君瑛、黎仲實、陳璧君（汪與陳的結識姻緣詳後章）等組織暗殺團體試驗炸彈，被日本警察驅逐出境。十一月，潛赴北平，準備行刺攝政王。後來一度返香港，秘密製造炸彈，再度北上前，留書 國父告別：

「欲維持團體，原在努力於事實之進行，則灰心者復歸於熱，懷疑者復歸於信」又作書告別南洋諸同志，略謂：

「今者將赴北京，此行無論事之成否，皆必無生還之望，故預為此函托友人漢民代存，事發後即為代寄。……弟將為此事，生平朋友知而責之，以為死之易，不若生之難。願以革命之事，當就其性之所近者，擇一而致力焉。……死者已矣，生者因將來革命之風潮日高，而其所負之責任日重，其勞瘁苦況，必有十倍於今日者，弟不敏，先諸同志而死，不獲共嘗將來之艱難，誠愧慙。弟雖流血於菜市街頭，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」。

激昂慷慨，意氣干雲；當時的汪精衛真不愧為革命的傑出志士。

### 行刺攝政王。義無反顧



汪精衛與同謀行刺攝政王之陳璧君於民國元年結婚後在星加坡留影。

汪則前往日本東京。

一九一〇年，汪精衛在北平順治門外大街江西會館附近，開設「守眞照相館」爲掩護機關，又在東南園租一小四合院，製造炸藥。因爲裝炸藥的鐵罐太小，乃根據陳璧君建議，在驟馬市大街鴻太永鋼鐵號家鑄一隻能裝五十磅重的大鐵罐，送到「守眞照相館」備用。

汪查勘十利海旁的甘水橋，是攝政王每日進宮出入必經之地；於是，由黃復生、喻紀雲二人潛往橋下掘埋炸彈。因爲犬吠，驚動民政部偵探，事遂敗露；因爲鐵罐上鑄有鴻太鋼鐵號字樣，查到「守眞照相館」，捕去黃復生、羅世勳；再到東南園，逮捕汪精衛，剛巧陳璧君等不在，未被牽涉。

汪被捕後，抱必死決心，曾賦詩四首以明志曰：

「卵石成癡絕，滄波萬里愁；孤飛終不倦，蓋逐海鷗浮。」

「蛇紫嫣紅色，從知煊染難；他時好花發，忍取血痕斑。」

「慷慨歌燕市，從容作楚囚；引刀成一快，不負少年頭。」

「留得心魂在，殘軀赴劫灰；青燐光不滅，夜夜照高台。」

此案當時震驚朝野，清民政部尙書肅親王善耆，親自提訊。汪索筆親寫供狀，伏地疾書，洋洋灑灑，一揮而就。善耆親自取閱，見其字跡娟秀，文筆通暢，所言政治問題，識見遠大；對預防國際瓜分之禍，尤爲痛切，竟動了憐才之念。遂不同意法部尙書紹昌：「大逆不道，應立即處斬」之議；認爲是未遂罪，請旨改爲永遠監禁。並

且關照監中，給汪比較寬和的待遇。

在香港的革命同志，得此噩耗，起初以爲「精衛必死」。黃興、趙聲、胡漢民等均流涕太息，而胡尤痛切，趙聲慰胡曰：

「精衛已殺身成仁矣，是舉聞於天下人，且將有長厚者亦復爲之之感。是死一精衛，更將有百十精衛爲繼起，何苦戚戚如是？」

古云：「死有重於泰山」，如汪精衛當時眞的成仁，不但得到死所，而且可以不朽了。可是

，回峯路轉，一年以後，武昌起義，旬日之間，東南各省相繼獨立。資政院議員易宗夔、直隸省諮議局議員孫洪伊，先後提請政府釋放政治犯，解除黨禁；兩廣總督張鳴岐，也專電奏請開釋汪兆銘等人。民國前一年九月十六日，清法部奉上諭：「汪兆銘、黃復生均着開釋，發往廣東，交張鳴岐差委……」汪等釋出以後，暫住泰安客棧。大難不死，等到袁世凱出山，因爲梁士詒和汪的大哥兆鏞是鄉榜同年，於是以鄉誼關係，特赴泰安客棧訪汪，代表作說客，介紹袁克定見面。後來，清室退位，民國建立，汪又成了風雲人物。

### 勾結袁世凱。甘受利用

因爲汪精衛是同盟會的重要幹部，又坐過監，其革命功勳，世人皆知；而其聲望，也正如日中天。老奸巨猾的袁世凱，當然欲善加利用；於是入京以後，與汪多次晤談。民前一年農曆十月初七，袁在私宅宴汪，汪居然和袁的長子克定結爲金蘭兄弟，並且在袁的授意下，與楊度共組「國事共濟會」。

那時，各省代表齊集武昌，準備于十月初十

在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舉行革命軍各省區代表大會，討論與滿清政府的和戰問題。前一日初九，袁世凱却派朱啓鈴到武昌，帶了一封汪精衛給革命同志的親筆信，希望南北達成和議，聯合一致，要求清帝遜位，並推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。這封剛剛來得湊巧的信，出自汪精衛之手，當然會影響到與會人員的看法和決定。十月十二日，竟然通過：「虛臨時總統之席，以待袁世凱反正來歸」的決議。

汪精衛不但對武漢方面，替袁作說客；而且還電報在南京的黃興，提出以大總統爲交換條件，促袁參加革命的主張。黃興覆電汪，告以：「如果袁確能參加革命，即可舉袁爲第一任中華民國大總統」。汪將此覆電交楊度轉袁世凱。袁在深得我心的心情下，仍假意謙辭：「大總統我不能做，應由黃興做」。

和談尚未開始，汪精衛已被袁世凱利用，替袁爲取得第一任大總統權位生根奠基。

十月廿七，南北代表在上海舉行和平會議，汪精衛與楊度，在袁的指使下南下上海，汪因爲同盟會的關係，成爲南方代表的參贊，住在首席參贊伍廷芳的觀瀛廬，每天與袁有密電往來，向袁有所報告。自國父返國，當選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後，袁以不獲此位而翻雲覆雨，和談陷入僵局而轉入幕後；汪精衛與楊度變成主要人物。加以「讓袁」有成議在先，南方妥協份子又佔多數，竟流行一種「利用袁，可以事半功倍」的淺見，因此促請國父讓位，由袁負責推翻滿清政府的交換條件更加成熟了。

袁世凱利用汪精衛對付南方革命軍外，並且還利用他對付滿清政府。

自南京政府成立後，北方革命黨人更趨積極，由蔡德辰、羅明典等聯絡北京、通州一帶毅軍各營，準備起事；不料事機不密，通州革命機關被破獲，蔡德辰等八人被捕。羅明典、張先培、錢鐵如等十餘人集議，決定先殺袁世凱，除去革命的真正障礙。於是于十一月十六日，乘袁上朝時，當街投彈槍擊，可惜祇中副車，袁得安然脫去。

在此之先，由於革命軍有願推袁為大總統之議，所以滿州親貴認為袁是賣主求榮，私通革命的奸賊。此事發生以後，袁又被看成是滿清的大忠臣。他即乘此向清廷要脅，一面請假不上朝，一面以辭職逼清廷宣佈退位。當時滿清親貴中，以良弼最有膽識才幹，主張批准袁內閣辭職，另組皇族的戰鬥內閣。袁想除掉此一勁敵，但又不便由自己下手。恰巧汪精衛由上海回到北平，袁乃採取借刀殺人、移花接木之計；對汪說明，清廷退位已無問題，目前的阻力是良弼，祇要殺死良弼，即可水到渠成。汪信以為真，便去天津找到黃復生，叫他去殺良弼。黃復生找到四川同志彭家珍，前往北平，于民國元年元月廿六日，在良弼門前，投彈炸死良弼。

良弼一死，清廷胆落；加以段祺瑞等四十二統兵將領，聯名電請清帝退位，確定共和政體。於是問題急轉直下，二月十二日清廷宣佈退位，二月十五日袁世凱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。袁世凱取得權位以後，爲了造成其稱王稱霸

的勢力，當然不願意接受政黨政治、責任內閣的民主體制與精神。於是，第一步解散北方新興的黨派，第二步與同盟會為敵。這時，汪精衛竟然獨善其身的遠遊歐美，沽釣成功不居的美名。其後，二次革命失敗，國父亡命日本，另組「中華革命黨」，以及民國五年討袁帝制之役；汪都逗留法國，坐觀成敗。未聞對叛國逆賊有一字的聲討，爲救國護黨有赴難的行動。

由雄辯滔滔的忠於主義，被捕不屈的壯懷激烈，而變成爲甘受利用的政客功狗，投機取巧的騎牆份子。汪之爲人，已經和以前判若兩人了；而其轉變之快，真令人爲之嘆息。而其所以如此，是否與結婚有關，值得玩味。

### 患難姻緣。「病受環肥」

提起汪精衛的夫人，大家都知道是陳璧君；其實，早在汪十六歲那年，他大哥兆鏞就給他訂親了。新婦是兆鏞同事劉子蕃的四妹劉文貞。汪考中秀才那年，女家曾經按照當地禮俗，購辦衣樹靴帽，贈送給未過門的嬌客。汪穿戴裝扮起來，玉樹臨風，到處拜客，也不知羨煞好多人，都以爲劉小姐得此佳婿呢。

自汪赴日本留學，參加革命，在「民報」鼓吹革命以後，名傳海內。兆鏞與子蕃惟恐清廷追查，株連受禍；再三函戒汪安份讀書，切莫妄爲。汪當時正在義憤激越之時，那甘就此放手退縮；於是想出「出族」與「退婚」的辦法，以免萬一出事，連累家屬。兆鏞接到他要求與劉小姐解除婚約的來信，祇好轉達劉家，雙方互退婚書了事。

後來，汪精衛與胡漢民赴南洋宣傳革命，籌募經費，每到一處，均在公共場所講演時事。汪本有美男子的雅號，加以其實學口才，以致到處頗受歡迎。當他在檳榔嶼演講時，被當地陳姓富商的四女陳璧君發現，對汪一往情深。不但到處追隨捧場，而且把汪請到家中，慫恿母親，捐了一筆巨大數目的革命經費，她自己也參加了革命組織，跟汪到了日本，拜見國父；和何香凝、鄒毓秀住在一起，成爲少數女性同志之一，但從此主動追求汪精衛，噓寒問暖，看護病患，不避嫌疑。

汪北上行刺攝政王之役，陳也參加；僥倖未被逮捕，對汪在獄中的生活起居，關切備至，不時派人致送衣物，並且親繡一對枕頭，送給正在蒙難的意中人。因此，二人的情感，日益加深。一個嚴冬風雪的奈何天，汪正在思前想後，夜不成寐，陳却買通獄卒送上情書小簡一封，勸勵他「忍死須臾」。汪萬分感念之下，也仿願貞觀以詞代書的筆法，填了一首「金縷曲」，送給陳，詞云：

「別後平安否？便相逢，淒涼萬事，不堪回首。國破家亡無窮恨，禁得此生消受，又添了離愁萬斗。眼底心頭如昨日，訴心期夜夜常攜手，一腔血，爲君剖。

淚眼斜漬雲箋透，倚寒衾循環細讀，殘燈如豆！留此餘生成底事？空令故人傷懣，愧戴却頭顱如舊。跋涉

關河知不易，願孤魂縹緲車前後，腸已斷，歌難又」。

這首悲壯悱惻的佳作，當時也曾賺人不少熱淚。民國建立後，汪的名聲更大，準備結婚出國，此時劉小姐已在醫校畢業，還希望能如當年初約，順理成章的成爲汪夫人，汪本人於陳、劉之間，何所取捨，大有魚與熊掌之難。他大哥兆鏞却以爲劉家已退婚，男女也未見面；既然陳曾共過患難，應當與陳結婚，於是汪精衛與陳璧君結爲夫婦，亦步亦趨，親密異常。

陳璧君矮而肥，自幼嬌縱，性情傲岸，主觀特強，心粗口快，絕不肯容納別人意見；除對國父恭順外，目中無人。不但私下干預汪的事務，甚至當衆給人難堪，如或有人與汪談話時間較



汪精衛行刺攝政王事敗被捕後，特電奏請清廷開釋汪精衛的兩廣總督張鳴岐。

長，陳即不顧一切，當面對客人下逐客令：「汪先生事忙，身體不大好，你請便吧」，並且聲色俱厲。因此一般人對汪雖尊敬，但對陳則無不討厭。汪懼於她的雌威，每因怕麻煩而順從她的意思，久而久之，習慣成自然，汪的爲人處事，自然會受她影響，至於後來接近汪的人士如陳公博、褚民誼、林柏生、陳春圃、陳君慧諸人，遭受她辱罵，便如家常便飯了。

汪精衛有這樣的妻子，真是他的不幸。無怪胡漢民晚年所著「讀王廣陵集」詩中曾對汪有如下的感嘆：

「手如鐵索急蛟璃，何意東坡有是非，不不少陵抒公論，一生受病在環肥」

### 投機善變·驟

#### 成顯要

這「一生受病在環肥」之句，真有畫龍點睛之妙。

民國六年護法之役，國父在廣州組軍政府，被推爲大元帥，電召汪返國，汪却于漫遊歐洲後始繞道西伯利亞返滬。不但趕赴廣州，反而在上海組織「道德會」，以不參加政治爲號召；仍然在觀望風色。次年，軍政府瓦解，代以七總裁的政學系政府；汪在上海主持「建設雜誌」。歐戰結束，我國爲協約國之一，

需派員前往法國，出席巴黎和會。北方徐世昌政府，爲示全國團結，特保留部份代表名額，由南方推荐。南方政府派汪爲和會代表。汪仍以清高姿態，懇辭不就；且又飄然赴日轉美，再以私人資格赴法國，並在舟中賦詩，大唱其：「故國未須回首望，小舟深入浪千層」的高調。

民國九年，軍政府恢復，國父返回廣州；汪由海外歸來，次年國父就任非常大總統，任胡漢民爲總參議，任汪爲廣東教育會長。汪又標新立異的發表六不主義，組織六不會，主張：「不做官、不當議員」。陳炯明叛變，國父被迫離粵赴滬，汪也隨往，奉派赴東北聯絡張作霖。

民國十二年陳炯明被驅逐，國父回粵復任軍政府大元帥，決定「聯俄容共」政策，次年，中國國民黨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，汪又活躍起來；不但起草大會宣言，而且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。會後再赴北平，密與段祺瑞聯絡。

民國十三年冬，國父應段祺瑞、張作霖邀請北上，共商國事；胡漢民留守廣州，汪精衛隨行，先抵北平。國父北上的目的，想團結大家，對內召開國民會議，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。段想包辦國是，對內分配軍政財閥的權利；對外爲了取得國際承認其執政地位，不敢提廢除不平等條約之事。南轅北轍，汪精衛事先的聯絡拉攏，顯然未發生作用。

次年三月，國父臨終之前，當着環繞榻前的家屬與同志，曾面對汪作語重心長的指示：

「當今無數敵人，正在圍困汝等，我死之後，彼輩更將向汝等進攻，甚至必有方法

令汝等軟化。如果汝等強硬對抗，則又必將被加害，危險甚大。」

汪居然以代表羣倫的口氣，隨口應答：「我等追隨先生奮鬥數十年，從未巧避危險，此後危險何畏？」當即朗誦他事先起草，經過宋子文、孫科、孔祥熙商榷的 國父遺囑稿，請求核定；國父欣然同意；而于三月十一日上午補簽字。

當 國父北上時，廣州胡漢民負責留守；由於共黨份子的挑撥離間，與廖仲愷一派，形成水火。國父逝世以後，共黨把握到擴大製造國民黨分裂的最好機會；於是在蘇俄顧問鮑羅廷的策動牽引下，捧出汪精衛為左派領袖，聯合廖仲愷以打擊被他們稱為右派的胡漢民。

胡漢民當時是代理大元帥，權位最高。在這時已非常熱中權勢地位，眼看左派有蘇俄的背景，聲勢顯赫；而其孀妻陳璧君，又受到廖妻何香凝的游說，慫恿他取代胡的領導地位。於是他不願與胡漢民多年的深厚友情，不願他過去曾經反對「聯俄容共」的立場，不以其黨的聲望，從促進團結上去領導羣倫；而竟惑於一時的勢利，欲藉傾軋而奪取領導地位，乃自降身價，自貶格調，以左派領袖自居，任人擺佈了。

民國十四年六月十四日，胡漢民在廣州大本營召集中央政治委員會，決定改組大元帥府為中國國民政府，採委員會議制的「集體領導」制度。七月一日，國民政府正式成立，由于鮑羅廷、廖仲愷等事先安排，汪精衛當選為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的主席。胡改任外交部長，廖任國府委員兼財政部長、廣東財政廳長、軍校黨代表等要職。自此以後，汪便在鮑羅廷的指揮之下，着手進行排斥以胡漢民為首的所謂右派，而從此國民黨內部的分裂紛爭，也就越來越嚴重了。（未完）

# 中外文庫 第四種 還俗記

定價伍拾元 請速購閱

增訂再版 鈕先銘著

名作家鈕先銘先生多姿多采的一生中，有一段最難忘的經歷，最離奇的際遇，那便是他曾一度出過家，當了和尚，然後又名正言順的還了俗。這一段曲折離奇的經歷，刻已由鈕先生撰成「還俗記」。還俗記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確是一本百讀不厭，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

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帳戶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，立即寄書。

# 同光風雲錄

邵鏡人著  
定價肆拾元

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共錄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彭玉麟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壽、曾紀澤、張曜、蔣益澧、陳國瑞、程學啟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張樹聲、郭松林、聶士成、吳棠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李慈銘、洪鈞、張佩綸、張之洞、袁昶、翁同龢、陳寶箴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闈、楊守敬、于式枚、梁鼎芬、詹天佑、王闈運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林紆、嚴復、陳衍、辜鴻銘、鄧孝胥、樊增祥、易順鼎、陳漢章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黃侃、趙熙、朱祖謀、王國維、吳梅、楊圻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，定價肆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。